

文学贯之人生

——喻晓其人其文

□ 谭健

喻晓,字海涵,诗人,作家,同侪皆唤作老喻。喻身长八尺,面如冠玉,燕颌虎须,膀大腰圆,有城北徐公相。年少春衫薄,骑马倚斜桥,满楼红袖招。玉面郎君,英俊潇洒,颇能迷妹。然喻操行坚正,风猷默茂,无声色之好,迨今无闲言碎语。暮年罹患痼疾,厄于行路,每见其闲庭信步,三五成群里,人或昂首挺胸,喻则昂胸挺首,腆腹横行,目下无人,俨如一老旧坦克,园日涉以成趣,俨然大院一风景线矣!

喻志学之年便癖嗜文学。某日,一鸠偶入旧屋茶房,意象散发,诗意纷披。睹鸟迹以兴思,垂天象以耀文。一景一物,一意一象,点破诗情少年郎。秀抱南山摩崖石,春溪乡贤养晦堂;田埂竹林瓜棚窝,沫若诗歌姜夔词。文学意识之觉醒,只此青绿小山乡,殆天授欬!弱冠之喻,俗眼羽化为诗眼,便淡墨浅韵,一窗清风,一枕江声;落墨晕染,太阳颤抖了,月亮颤抖了……

“无癖不文士”,是谓文人皆有性情。喻亦乃尔,耿直狷介,不矜细行,语音亦楚,不求苟悦于世,但得大道直行。且颖脱不羁,其色矜高,暗于人事,鯁言无所忌,不为公侯屈色,多以声色加人。尝面折有司于堂,诟置属下于室,当其意者盖寡,一肚皮不合时宜!然正色立朝,清心磊落,夙志高骞,才识丰赡,以气质自高,以名节自许。

一乡僻田舍郎,初抵京华,内无金张之援,外乏弹冠之友,喜辞章之美而专思属文,东皋舒啸,清流赋诗,凭一己文学之技,由卒伍至州部,由州部至工程兵报社,再由工程兵报社晋进军事新闻殿堂——解放军报社。本可文而优则仕,苦其公门棘手,累阅簿书,终日无闲,不胜其烦,时作濛濛问想。天维思显,命不易哉。或谓才高动触时忌,或谓不遇于有司,或谓酬酢咳唾失度,或谓落拓不羁,散淡稀拉,终未右迁扶正,止于副将。

报社虽为新闻术业之职场,然迷恋仕途者不乏其人。如老喻这般感情轩冕,淡漠仕途而寄兴诗笔者,实属凤毛

麟角。尔骑尔马,吾乘吾驴,尔做尔官,吾书吾文,仅此一端,即能晓之为何能著作等身、文学贯之人生。仕途多舛文学幸,积年累岁,不堪吏职,投冠解组而抱影林泉,忽觉无冕之妙,左对孺子,右顾稚孙,知止知足,不竟不贪,逍遥自在,活得有滋有味,一时间真神仙中人也!

日长无事,含怡弄孙,又行万里路,读万卷书,满天涯之行旅,游缙绅之林府,嘉丽藻之彬彬,慨投篇而援笔,聊宣之乎斯文。于是乎,五岳为辞锋,四溟作胸臆,乡村岁月,烟雨江南,苍凉之美,浮世心影,拷问灵魂,天涯行旅,澄怀观道,耕书牧文,时光履痕,我的故事,一一涌入笔端,演绎浮世绘众生相,建构喻晓之文学殿堂。行年八秩开二,致仕二十余载,除却旧作,尚能著作等身,仅此一端,游于艺之墨客,辄愧煞人也!矧吾辈年壮后学乎?

然“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人”,王国维泣血之言,何其残酷!老喻膝下翩翩俊美儿郎,事业有成,已然家中顶梁,却遭遽车祸不测。晚年痛失爱子,白发人送黑发人,痛裂五脏六腑。其时,文友同僚无不为之扼腕捶膺!凉喻公“惊觉双鬓白”,“灰世御云归”,凄凄然了此余生。所幸家有贤妻,豁达坚毅,与之寒灯相拥,掬泪互勉。贤女喻慧,商海揽胜,不让须眉,携双亲周游列国,忘情山水。

炼狱浴火,心路沧桑,积学累功,笔耕不辍,不期梦吐白凤,翰墨精进,竿头日上。观其措笔缀墨,如柳下叙舟,花间走马;如细雨湿衣,闲花落地。吐纳珠玉之声,舒卷风云之色。文祺畅茂,韩陵片石,著述基丰,殆为闾墨之范。观乎今日喻之作,看山还是山,然此山已非前山;观水还是水,然彼水已非前水。

夫芸芸为文者,物沿耳目,陶钧文思,窥意象而运斤,寻声律而定墨,以之文学成形而为骚人墨客。然文学成形者众,成性者能有几人哉?老喻钟情诗文,犹不以形之为足。文学在彼,则文学成形;在喻,则文学成性。执念文学以

至成性,其浸濡痴迷速度远非成形者所能及。虽年届耄耋,童心不灭,激情不减,尚存击瓮叩缶之天趣,故能以诗文立于当代文坛,信可谓文学成性也!

天命之谓性,生性、物性、人性、命性,文学一旦濡染成性,“郁郁乎文哉”,通身归化“吾从文”。海为文世界,天也诗家乡,耳得之以为宫商,目遇之以为藻绘,世相万物皆着文学之色。至性所致,驱喻以文学省察人生。通观其散文,高光与至暗转圜,天堂与地狱轮回,回望生命之来路,慨叹生命之归途,拷问生命之意义。譬如诠释“佛”字,将右偏旁之“弗”,寓为人之欲念,万般缠绕,刀剑相割,非是饱经沧桑、审验人生者,安有此等通彻之悟?寻踪觅迹其哲思,有儒有佛亦有道。

夫才有清浊,思有修短,文非一体,虽并属文,参差万品,鲜能备善。窃以为喻早年虽名世以诗,然文胜于诗哉!检视其诗作,浩浩乎良有可称,间或灵光乍现,才思叠加,神契冥合,峥嵘偶现,风标映带一时,庶几可以为诗标高。然亦有诗作,轰然一声,鲜有不绝如缕、余音绕梁之遗响留存。

古人于诗,不苟作,不多作。又云,诗善醒,文善醒,文所不能言者,诗或能言之,可见其文体有别。体有万殊,物无一量,各称其性焉。万物皆可入诗者,唐则子美,宋则苏黄,可谓凤毛麟角。老喻挑战高难,以笔涉险。每遇物触情,辄虑纳万物为诗。日常物用,山川草木,人情世故,时事经纬,无不研墨纵笔,摅愤畅神。然影则必溢,溢则思浮于面、事尽于形、情急于藻,终不能速风神超逸之大雅。

吾谓喻文高于诗,是谓不只文中有诗,尤以文中有识。辞必高然后为奇,意必深然后为工。然迄今吾独不解,散文偶见之灿然,化作诗行却不见。

白璧微瑕,未能尽善,孰能免之?文学为心灵之机巧,千人千面,万人万解。卑末昭昧詹言,仅为管窥之见,不足为据,况吾辈纸上谈兵,抑或殆外也!尚乞有以教我。



吾师旧事

□ 王丽萍

昨日堂兄突然来电话说,贺孝全老师走了,村委会准备给他这个花圈。堂兄与我已多年不联系了,今天突然打来这样一个电话,足以说明他还惦记着我当年的那点小心思——对贺孝全老师表示一下。再说,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了,堂兄可能是怕我会埋怨他,才决定给我打这个电话。

我用微信给堂兄转去五百元,过了一个多小时他才收钱,并给我发信息说,已经过去上了账。“上账”是故乡的俗语,就是随个份子钱。

我回了个“麻烦了”的表情包,此事与堂兄之间就算是了结了。对于贺孝全老师,我却是放不下。或许在接到堂兄的电话时,我该立即开车回去,在他的灵堂前祭拜一下,才算是圆满的。

贺孝全是村里的民办教师,在村子里的小学任教十五六年。与我相差七八岁,在村子里就读的孩子,基本都做过他的学生。我小学四五年级,都是他担任班主任的。在四年级的六一儿童节,我被评为镇上的学雷锋标兵,被表彰的理由是我用省吃俭用攒下的一元钱资助了买不起书本的贫困生。这是一份不小的荣誉,我到镇上领了奖状,还是村里派的拖拉机接送。这事当时轰动一时,只是这背后的故事却鲜有人知。

一元钱,在三分钱买一根冰棍儿,六分钱买一个鸡蛋的年月,算是一笔“巨款”。母亲怎么也想不起什么时候给过我如此大的一笔钱;而我自己也在兴奋与激动过后,也记不清何时给过那个贫困生一元钱。虽如实跟母亲讲了,可她还是心存疑虑,就去了贺孝全老师家询问究竟。

贺孝全老师生下来就是O型腿,二十岁时,身高还不如四年级的我。每每放学后他一拐一歪地从大街上走过,就有年轻的媳妇忍不住捂着嘴笑,还有些不懂事的孩子跟在他的身后模仿他走路。大人们见了也只是象征性地训斥一下,转眼孩子又跟在了他的后面。贺孝全老师在街上走过的时候,常常满脸通红,低着头躲着人。

贺孝全能村里当民办教师有两种说法:一说是他虽已成年,却无法与普通成年男子一样劳动,每天下地也只能是出工不出力,给他一个成年男子的工分不公平,所以去当工分低一些的老师。另一种说法是,他是当时村里唯一的高中生,他的同学又在镇上的教委办公室,村里就照顾了他。至于哪一种说法属实,无人探究。到我上学时,他已经是有着三四年教龄的乡村教师了。

一名腿脚残疾的老师的形象,在我的几个作品中出现过,那原型都是贺孝全老师。

贺孝全老师的家住在村子的最南端,离我家有些距离。我母亲是村子里有威望的女人,按照村子辈分,贺孝全老师应称呼母亲作嫂子。虽是同辈,母亲的到来却让贺孝全老师有些受宠若惊的

慌张。在母亲试探地询问那一元钱的事时,贺孝全老师羞红了脸,平时上课口齿清晰的他竟有些结巴,但还是说出了事情真相。

我的小学阶段正是“五讲四美三热爱”的时代,学校经常组织学生给五保户打水。两个学生一组,从村头的抽水机水龙头上接一桶水,用木棍抬着去给五保户老奶奶送水。抬水的小学生从街头摇摇晃晃地走过,水桶里的水一路洒过,街上的赞声就一路响过。老师是满意的,孩子是自豪的。

那天,我和另一名同学被分配给五保户李二奶奶打水。李二奶奶说她外甥昨天刚刚给她挑过水,缸里,盆里都还满满当当的,抬了水也没处放,要不帮她疏松棉花吧。她的棉袄拆洗了,棉花压成一个蛋,她左手有伤,一只手疏松棉花太慢了。

这是个新问题。我们红领巾从来没有干过这样的事情。跟我一组的同学说,这是老太太干的事,说完就拿着木棍走了。我看着我一脸期待的李二奶奶,提着水桶犹豫地站在那里。

我的那位同学没有撒谎,疏松棉花这样的活的确实是年长一些的妇人干的事情。在儿时的记忆中,祖母、大妈,母亲好像一个春天都在抽空干这事。至于像我这年纪的小孩子,没有谁干过。

李二奶奶给我搬来一个板凳,把一个簸箩放在板凳前,簸箩里是一堆旧棉花。她笑吟吟地看着我说,好孩子,你就帮帮我吧,我手脚不利索,忙活几天了也没有忙完。我不忍让她失望,放下水桶,按着她的指点,两只手对着簸箩里的旧棉花揪扯,很快就压实了棉花片疏松成棉花团。李二奶奶喜笑颜开地夸我心灵手巧,进屋拿出一个滚烫的煮鸡蛋塞进我的口袋。我赶忙说不要,并把鸡蛋放在簸箩里跑了。

当时,一个鸡蛋可以换来一瓶酱油、一斤盐或一斤煤油,我自是知道一个鸡蛋的分量,虽然很馋,也不敢接受这样的大礼。

我跑走后,李二奶奶便揣着鸡蛋到贺孝全老师家里,说了事情的缘由,让他把鸡蛋转交给我。没想到,那个鸡蛋被贺孝全老师的侄子偷拿去吃了。贺孝全老师一时变不出鸡蛋,就把他资助贫困生的一元钱算到了我的头上。

母亲听后,无所适从地笑了。母亲出门时,贺孝全老师夸奖我说,孩子心地善良、仁厚,也聪慧,将来必成大器。

或许与贺孝全老师的鼓励有关,小学毕业,我以全镇第一名的好成绩考取了市里的重点中学。这是那些年里全村乃至全镇唯一一个以优异成绩考入市重点中学的农家学生。我一下子又成了村里的名人。拿到录取通知书后,街坊邻居不断有人送来礼物祝贺,家里张罗着开办酒席答谢大家。

开宴席那晚,家里请来了村长、校长、队长和族

里的长辈。起初母亲提出应该请一下我的班主任贺孝全老师,可所有人都笑着摇头说,他哪里能上得了台面。

屋子里男人们猜拳交盏喝酒正酣;院子里女人们嗑着瓜子说说笑笑一片热闹;我攀着门口的杨树,看来来往往的路人,憧憬着未来的日子。不知什么时候,贺孝全老师站在我身边,递给我一个粉红色的塑料皮笔记本,腼腆地说,去了市里要好好学。还没等我反应过来,贺孝全老师就转身走了。

一个塑料皮的笔记本,在当时也是个分量不轻的礼物。我拿着本子站了一会儿,看着贺孝全老师一拐一拐地向南走去,不知如何是好,赶紧回到家里,把本子交给正在院子里与大娘婶子们聊天的母亲。

母亲吃了一惊,拿着本子急忙从院子里跑出,街上早已看不到贺老师的影子。母亲看看本子,叹了口气,又把本子还给我说,开学的时候带着吧。

自十二岁到城里上初中后,我就一直在外求学、工作,我的兄弟姐妹也先后离开老家到外地工作谋生,节假日回乡时谁也没有谈起过贺孝全老师,我也没有碰到过贺孝全老师。大概是在工作后的第三年,一次回乡,听母亲说贺孝全老师要结婚了。这年他大概三十七八岁,已经不再担任民办教师。自从他不担任民办教师以后,就很少在村里的街道上见到他,他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我会意,说我不是非得表示一下祝贺。母亲说是应该表示一下,不管怎么说他教过你,你也欠着人家的情。我想,母亲说的这个情,应该是那年的一元钱,也应该是粉红塑料皮笔记本,是贺孝全老师与我的师生情。

当母亲带着贺礼到堂兄家,说我要以学生的名义表示祝贺时,堂兄说不合适,村子这个年纪的孩子不都是贺孝全老师的学生吗?再说我们与贺家没有人情往来账,突然间去上个账,不大好处理,将来咱家有事了,人家贺家是来随份子呢还是不来?不合适。堂兄一连说了几个“不合适”。按祖上的规矩,乡里乡亲随份子,要与同族的管事人商量。堂兄是村里的村委会委员,也是我们这一辈里年纪最长的,在家族里他负责这些人情世事。

母亲想了想,觉得堂兄说得有道理,只好作罢。我对贺孝全老师的感谢之情就这样搁浅。多年后,父母都离世了,故乡留着的只有我们在此出生、成长过的空闲的老屋。乡里家族里的人情世事,堂兄都是按着规矩联系弟弟,再由弟弟通知我们这些闺女。这次堂兄没有按规矩来,直接告知我贺孝全老师去世的消息,是因为我们与贺家没有人情往来,这只是我个人的私事。

我从心底感念堂兄是个有情有义之人,帮我了一个三十多年的愿望。

愿贺孝全老师在天国里健康快乐。

一场寒冷的秋霜过后,一丛从娇嫩的秋菊从其他残败花儿的枝蔓后傲立而出。这是一群不羁的灵魂,傲霜怒放,千姿百态,美不可言。色深浓绿的叶片上滚动的晶莹剔透的小露珠,在秋阳下折射出秋菊金黄或略紫的光泽,丝丝缕缕的优雅幽香直抵被岁月侵蚀的心域,忧郁的心绪一下灿烂起来。难怪,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颂菊花为“霜下杰”,引菊花为知己;而白居易《咏菊》中赞叹“耐寒唯有东篱菊,金粟初开晓更清”,金灿灿的菊花卓然摇曳在“一夜新霜著瓦轻,芭蕉新折败荷倾”的景象中,又是何等令人惊喜!

我浸润在纯正淡雅的菊花幽香里,一种敬仰之情由心底而生。此时院子里落叶纷飞,美人蕉叶片枯黑,不忍再看。而这一丛丛、一束束秋菊在生命的旅程里,却以最美的姿态呈现给世人一份喜悦,给枯寂的生命一份活力的慰藉,更因其美丽给人生一份启迪、吸日月之精华,天地之灵气,不蔓不枝,正直不阿,溢香清远,美丽容颜和披霜傲然绽放的品性,从菊花的骨子里流淌而出。

菊花在我国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也是我国栽培历史最悠久的名花之一,《礼记·月令》中便曾记载:“季秋之月……鞠有黄华。”到了北宋时期,刘蒙根据当时各种菊花及其特色,撰写了我国现存最早一部论菊专著《菊谱》。明清两代菊花品种更多,赏菊之风更盛,菊花专著多达30余部。经过多年的培育,据不完全统计,菊花现有超过7000个品种。

《神农本草经》载,常食菊花可以“利气血,轻身,耐老,延年”,大诗人屈原《离骚》也有“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自古以来,离骚墨客爱菊如狂,种菊、赏菊、画菊、咏菊,乃至饮菊花酒、餐秋菊也是雅兴所在。如今,吃菊花糕是不少地方重阳的风俗之一,“糕”与“高”同音,原是借吃菊花糕来补偿不能登高的遗憾。菊花糕甜软酥松,入口即化,齿颊生香,一吃难忘,老少皆宜。清香宜人的甘菊也适合泡茶饮用,菊花茶香气浓郁,提神醒脑,且有疏风清热、养肝明目、降压通脉的作用,苏杭一带产的白菊更是上选。

在月下,为自己沏一杯菊花茶,看杯中热气如烟如雾袅袅上升,朦胧、恬静、祥和。菊瓣片片,莹润的黄,时起时伏,渐渐舒展,姿态万千。轻轻地用莹白的搪瓷小勺舀一朵小菊,让它绽放在勺中,而我跌落在菊的香魂里。干枯的菊花,在滚烫的开水里又等来一次生机。蕴蓄希望的菊在一股股热流里绽开了笑脸,释放芬芳,便有了第二次生命的绚烂。那缕缕茶香,沁人心脾,呷一口菊花茶,周身便充盈着一种愉悦的欣慰与幸福。

记得我看过齐白石的一幅《菊花图》,画中勾点数朵红、黄、白三色傲霜菊花,简洁明艳,清秀多姿。我曾不解为何白石老人的笔墨中会蕴含一股凛冽的仙气,而眼前品种繁多、开满城市这个角落的菊花终于为我解了惑——

寒露濯秋菊,寒露里的菊花传播的原是生命的真谛。

寒露濯秋菊

□ 高彩梅



新天